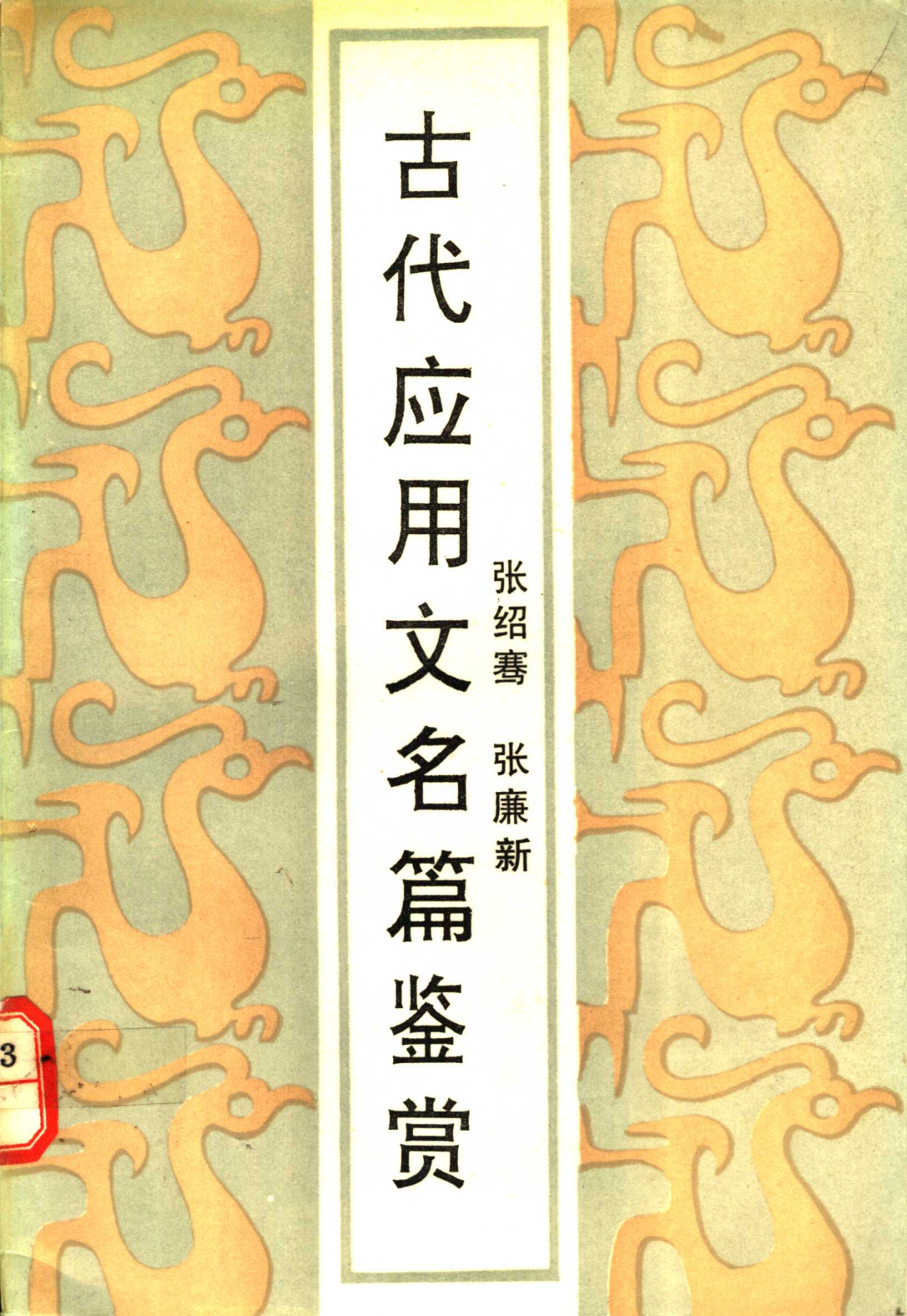




# 古代应用文名篇鉴赏

张绍骞

张廉新

# 古代应用文名篇鉴赏

张 绍 骞

张 廉 新

吉林文史出版社

Gudai Yingyongwen Mingpian jianshang

古代应用文名篇鉴赏

张绍葛 张廉新

责任编辑：张 克

封面设计：孙梦白

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 787×1092毫米32开本 10.375印张 2插图 242千字  
(长春市斯大林大街副136号) 1991年8月第1版 1991年8月第1次印刷  
长春新华印刷厂印刷 印数：1—1 920册 定价：5.80元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ISBN 7-80528-478-4/I·83

## 前 言

应用文，是人类协调生产劳动、组织社会生活、沟通人际关系、管理国家事务不可或缺的一类文章。它的产生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据语言工作者研究，早在文字产生以前，人们为了帮助记忆和方便交际，就出现过用实物记事（如结绳、结珠、讯木等）和用图画记事的方法。尽管所记之事内容较为简单，有时别人需要经过仔细琢磨才能理解，但是，如果在理解的基础上用文字把所记内容写出来，应该说，那就是一篇应用文。

在我国，应用文同样源远流长，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汉字问世之前，我们的祖先也曾采用过实物记事的方法，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里说“上古结绳为治”，就是明证。等到汉字一产生，我们的祖先马上将应用文形诸文字，《易经》里说“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为契”，就是这个意思。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我国最早的文字甲骨文和稍后的钟鼎文里看得很清楚。甲骨文是殷商时代镌刻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这些文字记录了商代王室当时占卜的内容和结果。它们虽然很简短，少则几个字，多则百余字，但在记录人物、牲畜、时间、地点、方向上，是相当准确的。我们不妨把这些卜辞看成是我国最早的记录性应用文的萌芽和原始状态。钟鼎文是铸在殷周铜器上的铭文，有许多纪功颂德的文字。这些文字，难道不是

我国颂赞体应用文的滥觞吗？

随着时代的发展，生产劳动、社会生活、人际关系、国家事务越来越多样化、复杂化，应用文的文体也就越来越繁富，样式越来越众多。古代的文体论者，有一种“文出《五经》”的说法。如北齐颜之推的《颜氏家训·文章篇》就说：“夫文章者，原出《五经》：诏、命、策、檄，生于《书》者也；序、述、论、议，生于《易》者也；歌、咏、赋、颂，生于《诗》者也；祭祀、哀诔，生于《礼》者也；书、奏、箴、铭，生于《春秋》者也。”对于颜之推的这番话，有两点必须辨识清楚：第一，他所列举的文章体裁，其中虽然包括文学作品体裁，如歌、咏、赋等，但绝大部分是应用文体裁；第二，他把所列举文章的体裁的产生都归之于《五经》，显然有些牵强附会，但也透露出一个消息，即这些文章体裁在先秦就已经产生了。如果说颜之推的说法还比较笼统的话，那么让我们再看看宋代陈骙在《文则》中所说的一段话。陈骙在研究了《左传》一书之后，得出结论说：

春秋之时，王道虽微，文风未殄，森罗词翰，备括规模。考诸左氏，摘其英华，别为八体：一曰“命”，婉而当，如周襄王命重耳（僖二十八年），周灵王命齐侯环（襄十四年）是也。二曰“誓”，谨而严，如赵简子誓伐郑（哀二年）是也。三曰“盟”，约而信，如亳城北之盟（襄十一年）是也。四曰“祷”，切而恻，如晋荀偃祷河（襄十八年），卫蒯聩战祷于铁（哀二年）是也。五曰“谏”，和而直，如臧哀伯谏鲁桓公纳郕鼎（桓二年）是也。六曰“让”，辩而正，如周詹桓伯责晋率阴戎伐潁（昭九年）是也。七曰“书”，达而法，如子产与范宣子书（襄二十四年），晋叔向诒郑子产书（昭六年）是也。八曰“对”，美而敏，如郑

子产对晋人问陈罪（襄二十五年）是也。作者观之，庶知古人之大全。

陈骥在这里列举了《左传》所备括的八种文章体裁，恰恰都是属于应用文的范畴。陈骥不但举出了八种体裁的名称，还点明了具体的例子，不但点明了具体的例子，还概括出各种体裁的具体写作特点。这清楚地表明，我国的应用文远在先秦时期体裁就相当繁富，而且形成了各自的写作要求，已经达到了比较成熟的阶段。

时间已经过去了两千多年。在这悠悠的历史长河中，我国应用文正不断地经历着变化、发展、创新的过程。时至今日，有些古代应用文已随着社会需要的消失而消失，与此同时，也有些新的应用文随着社会需要的产生而产生，从总体上来看，现代应用文，无论是体裁的丰富性，还是写法的多样性，都要远远超过古代应用文，这是自不待言的。但是，现代应用文中的大多数无论在体裁的名称上，还是写法的要求上，都同古代应用文存在着明显的继承关系，这也是不必讳言的。另外，在两千多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古人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的各种类型的应用文，其中有不少篇章写得精致隽永，情文并茂，不但具有认识价值，而且具有欣赏价值，已成为古代文苑中脍炙人口的名文。

基于上述认识，我们编写了这本小册子，目的在于给当今的应用文写作者和文学爱好者提供一点学习、借鉴和欣赏的材料。本书共选有长短不等的古代应用文五十篇，编列为十一类。每类的前面，都对各该类的渊源，流变及写作要求等作了简短介绍。所选文章，既注意到思想性，又注意到艺术性，绝大部分为脍炙人口的名篇佳作。对选文中生僻的字句和人物别名、典籍略称等，分别作了必要的注音、释词和疏通句意。注

疏力求简明扼要，限于理解文意，一般不作过细的字词考辨、版本校勘。为了节省读者翻阅的麻烦，有少量重复出现的词语，不避重复，仍分别作了相应的解释。简析部分，注意抓住内容重点和写作特色，因篇制宜，不作面面俱到的说明。

本书传状部分由阎静云同志注析。在全书编写过程中，曾参阅了不少专家学者的有关研究成果，掠美之处，恕未能一一注出。谨在此说明，并深致谢意。

限于时间和学识水平，失误和不当之处实属难免，诚望读者批评指正。

编注者

1987年4月

于山东师范大学

# 目 录

|             |           |        |
|-------------|-----------|--------|
| 前 言         | .....     | ( 1 )  |
| 书 牋         | .....     | ( 1 )  |
| 诚兄子严敦书      | ..... 马 援 | ( 3 )  |
| 与山巨源绝交书     | ..... 嵇 康 | ( 6 )  |
| 山中与裴秀才迪书    | ..... 王 维 | ( 16 ) |
| 报刘一丈书       | ..... 宗 臣 | ( 19 ) |
| 与妻书         | ..... 林觉民 | ( 24 ) |
| 序 跋         | .....     | ( 30 ) |
| 兰亭集序        | ..... 王羲之 | ( 32 ) |
| 梅圣俞诗集序      | ..... 欧阳修 | ( 36 ) |
| 金石录后序       | ..... 李清照 | ( 40 ) |
| 指南录后序       | ..... 文天祥 | ( 52 ) |
| 书《秦风·蒹葭》三章后 | ..... 唐顺之 | ( 60 ) |
| 书《魏叔子集》后    | ..... 王庆麟 | ( 64 ) |
| 赠 序         | .....     | ( 67 ) |
| 送董邵南序       | ..... 韩 愈 | ( 68 ) |
| 送秦中诸人引      | ..... 元好问 | ( 72 ) |
| 送东阳马生序      | ..... 宋 濂 | ( 76 ) |
| 传 状         | .....     | ( 81 ) |
| 诸葛亮传        | ..... 陈 寿 | ( 83 ) |
| 段太尉逸事状      | ..... 柳宗元 | ( 96 ) |

|   |              |           |
|---|--------------|-----------|
|   | 大铁椎传·····    | 魏 禧 (103) |
|   | 左忠毅公逸事·····  | 方 苞 (108) |
| 哀 | 祭·····       | (113)     |
|   | 吊屈原文 并序····· | 贾 谊 (116) |
|   | 陶征士诔·····    | 颜延之 (121) |
|   | 祭十二郎文·····   | 韩 愈 (132) |
|   | 祭石曼卿文·····   | 欧阳修 (140) |
|   | 瘞旅文·····     | 王守仁 (144) |
|   | 祭妹文·····     | 袁 枚 (151) |
| 碑 | 志·····       | (159)     |
|   | 郭有道林宗碑·····  | 蔡 邕 (162) |
|   | 柳子厚墓志铭·····  | 韩 愈 (169) |
|   | 野庙碑·····     | 陆龟蒙 (178) |
|   | 洸冈阡表·····    | 欧阳修 (185) |
|   | 潮州韩文公庙碑····· | 苏 轼 (194) |
|   | 寒花葬志·····    | 归有光 (204) |
|   | 五人墓碑记·····   | 张 溥 (207) |
| 箴 | 铭·····       | (215)     |
|   | 酒 箴·····     | 扬 雄 (217) |
|   | 五 箴 并序·····  | 韩 愈 (220) |
|   | 剑阁铭·····     | 张 载 (227) |
|   | 陋室铭·····     | 刘禹锡 (232) |
|   | 三槐堂铭·····    | 苏 轼 (235) |
| 颂 | 赞·····       | (241)     |
|   | 酒德颂·····     | 刘 伶 (243) |
|   | 子产不毁乡校颂····· | 韩 愈 (248) |
|   | 屈原贾生列传赞····· | 司马迁 (253) |

|   |               |           |
|---|---------------|-----------|
|   | 韩干画马赞·····    | 苏轼 (256)  |
| 诏 | 令·····        | (260)     |
|   | 下州郡求贤诏·····   | 汉武帝 (262) |
|   | 让县自明本志令·····  | 曹操 (265)  |
| 奏 | 议·····        | (275)     |
|   | 谏逐客书·····     | 李斯 (277)  |
|   | 出师表·····      | 诸葛亮 (284) |
|   | 陈情表·····      | 李密 (290)  |
|   | 谏太宗十思疏·····   | 魏征 (295)  |
|   | 教战守策·····     | 苏轼 (299)  |
| 檄 | 文·····        | (306)     |
|   | 移檄告郡国·····    | 隗嚣 (308)  |
|   | 为徐敬业讨武曌檄····· | 骆宾王 (317) |

## 书 牋

书牋是日常生活中常用的一种交流思想感情，互相交往的应用文。它的作用，在我国有着一个演变的过程。明代吴讷在《文章辨体》中说：“按昔臣僚敷奏，朋旧往复，皆总曰书。”由此可见，古代以“书”名篇的文字，实际上包括两种文体：一种是“臣僚敷奏”，一种是“朋旧往复”。所以刘勰在《文心雕龙·书记》中谈到书牋的产生时，认为“三代政暇，文翰颇疏；春秋聘繁，书介弥盛”，意思是说，春秋之前政务简单，还很少有书牋往来；到了春秋的时候，列国纷争，相互间交往、聘问多起来了，书牋也就多起来了。其实这一时期的书牋，多以列国之间的政治事务为主要内容，多用于列国之间的通向或交涉，具有国书性质。到了战国时代，情况并没有多大改变，不过又出现了一种臣下写给王国或侯国君主的书牋，这种书牋，实际上具有奏书的性质。一直到了汉代，我国书牋才完全脱离了公文的性质，成为个人交流思想感情、互相交往的工具。所以吴讷又说：“近世臣僚上言，名为表奏，惟朋旧之间，则曰书而已。”

我们这里所说的书牋，是指“朋旧之间”及家人父子之间相互往来的书信，至于“臣僚敷奏”的书牋，归入“奏议”类。

“书牋”，在古代又称为简、笺、札、牋，这是由所使用的工具（如写在竹简、木板上）而得名，还称为尺牋、尺素、尺

翰，这是由书写的木简、绢帛的长度而得名；至于又称为函，则是由传递书信时所使用的封套而得名。

书牍在写作上有两个明显的特点。首先，它较之一般文章，更带有个人的以至私人的色彩。《文心雕龙·书记》说：“详总书体，本在尽言，言以散郁陶，托风采，故宜条畅以任气，优柔以怗怀，文明从容，亦心声之献酬也。”大意是说，书牍这种文体，从根本来说要能“尽言”，尽情地吐露出内心的积愆，显示出自己的风采。正因为这样，人们从书信中能够比较多地看到书信写作者的真实的生活和真实的思想感情。鲁迅在谈到“文人尺牍”时说：“从作家的日记或书牍上，往往能得到比看他的作品更其明晰的意见，也就是他自己的简洁的注释。”（《且介亭杂文二集·孔令境编〈当代文人尺牍钞〉序》）这是很有见地的。其次，书信的写作，要根据对象的不同而讲究立言的得体。任何书信总有其特定的具体的阅读对象，而在封建社会中，等级森严，尊卑有序，书信的措词立意，就要根据不同对象，采取不同的方式、态度和口吻。书信对象的具体性，往往决定书信不同的具体写法和具体语气。以上是说的书牍写作上的总的要求特点，至于在具体写法上，则是非常灵活的。它可以叙事，可以议论，可以抒情，可以写景，篇幅可以长，也可以短，完全根据写作者的具体需要而定。至于书信的内容，则几乎无所限定，无论是讨论国家大事，探讨学术问题，评价人物事件，毛遂自荐或推举贤能，抒发个人情怀，倾诉不幸境遇，以及日常所见所闻，所感所思，都可以写，范围十分广泛。古人也正充分利用了这一文体的长处，写出了许多思想、艺术价值都很高的名篇，为我们留下了一宗很值得重视的文学遗产。从中，我们不仅可以了解到一些十分真实而有益的历史资料，同时，还可以学习语言的精妙和用词的得体等等。

## 诫兄子严敦书

马 援<sup>[1]</sup>

援兄子严、敦并喜讥议<sup>[2]</sup>，而通轻侠客<sup>[3]</sup>。援前在交趾<sup>[4]</sup>，还书诫之曰：

“吾欲汝曹闻人过失，如闻父母之名，耳可得闻，口不可得言也。好议论人长短，妄是非正法<sup>[5]</sup>，此吾所大恶也，宁死不愿闻子孙有此行也。汝曹知吾恶之甚矣，所以复言者，施衿结缡<sup>[6]</sup>，由父母之戒，欲使汝曹不忘之耳。

“龙伯高敦厚周慎<sup>[7]</sup>，口无择言<sup>[8]</sup>，谦约节俭，廉公有威<sup>[9]</sup>。吾爱之重之，愿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侠好义<sup>[10]</sup>，忧人之忧，乐人之乐，清浊无所失，父丧致客，数郡毕至。吾爱之重之，不愿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犹为谨敕之士<sup>[11]</sup>，所谓‘刻鹄不成尚类鹜’者也<sup>[12]</sup>；效季良不得，陷为天下轻薄子，所谓‘画虎不成反类狗’者也。讫今季良尚未可知，郡将下车辄切齿<sup>[13]</sup>，州郡以为言，吾常为寒心，是以不愿子孙效也。”

### 注 释

〔1〕马援（前14—后49）：字文渊，东汉初扶风茂陵（今陕西兴平东北）人。新莽末，为新城大尹（汉中太守）。后依附割据陇西的隗嚣。继归刘秀，参加攻灭隗嚣的战争。建武十一年（35）任陇西太守，率兵击破先零羌。建武十七年（41）任伏波将军，封新息侯。后在进击武陵“五溪蛮”时，病死军中。

〔2〕严：马严，字威卿。敦：马敦，字儒卿。两人都是马援的哥哥

马余的儿子。马余在王莽时曾任扬州牧。

[3] 轻：轻薄。

[4] 交阯：郡名，辖境在今越南北部。公元四十二年，东汉光武帝派马援到交阯镇压征侧、征贰的起义斗争。阯，一作“趾”。

[5] “妄是非”句：胡乱评论正当的礼法。

[6] 施衿(jīn)结缡(lí)：古代父母送女儿出嫁时，要亲自给她系上带子，系上佩巾，并再三叮嘱她到夫家要恭顺，不要出差错等等。衿，系上带子。缡，古时女子出嫁时所系的佩巾。

[7] 龙伯高：名述，京兆（今西安市西北）人。初为山都（今湖北襄阳西北）长，光武帝刘秀看到马援给兄子严、敦的这封信后，提升他为零陵郡（今湖南零陵）太守。

[8] “口无”句：口里没有可挑剔的话。

[9] 廉公：清廉公正。

[10] 杜季良：名保，京兆人。光武时，官越骑司马。后有人上书光武，告他“为行浮薄，乱群惑众”，被免官。

[11] 谨敕：谨慎严肃。

[12] 鹄：天鹅。鸕：鸭子。

[13] 郡将：即郡守。汉代郡守都兼武事，所以称郡将。

## 简 析

马援的两个侄子——马严、马敦“喜讥议，而通轻侠客”，马援认为这种行为不好，其中蕴藏着一种危险性。出于父辈对子侄的关怀和爱护，马援虽正远征交阯，戎马倥偬，仍责无旁贷地执笔写了这封信，对两个侄子进行应如何为人处世的教育。

全信共两段话。

第一段话是针对“喜讥议”来写的。马援明确表示：“好议论人长短，妄是非正法，此吾所大恶也。”而且斩钉截铁地说：“宁死不愿闻子孙有此行也。”这种口气既符合长辈的身份，又透

露出多少长辈对晚辈的深切希望啊！

第二段举出现实生活中两个不同类型的人物作例，具体教育两个侄子应该学习什么样的人，不应该学习什么样的人，观点十分清楚。这两个人物一个是“敦厚周慎，口无择言，谦约节俭，廉公有威”，一个是“豪侠好义，忧人之忧，乐人之乐，清浊无所失，父丧致客，数县毕至”。对这两个人物，作者都“爱之重之”，可是却要两个侄子学习前者，不要学习后者。为什么呢？接着作者从道理上进行了丝丝入扣的分析，特别是巧妙地用了两句俗语，形象地指出了不同的利害关系，更增加了说服力，使人无法置疑。

统观全信，语言通俗易懂，口气亲切果断，观点具体明确，感情真挚深沉，生动地体现了一个长辈对晚辈进行教育的强烈责任感和对晚辈的殷切期望。

## 与山巨源绝交书<sup>[1]</sup>

嵇 康<sup>[2]</sup>

康白：足下昔称吾于颍川，吾尝谓之知言<sup>[3]</sup>，然经怪此意尚未熟悉于足下<sup>[4]</sup>，何从便得之也？前年从河东还<sup>[5]</sup>，显宗、阿都说足下议以吾自代<sup>[6]</sup>，事虽不行，知足下故不知之<sup>[7]</sup>。足下旁通，多可而少怪<sup>[8]</sup>，吾直性狭中<sup>[9]</sup>，多所不堪<sup>[10]</sup>，偶与足下相知耳。间闻足下迁<sup>[11]</sup>，惕然不喜<sup>[12]</sup>，恐足下羞庖人之独割，引尸祝以自助<sup>[13]</sup>，手荐鸾刀<sup>[14]</sup>，漫之羶腥<sup>[15]</sup>，故具为足下陈其可否。

吾昔读书，得并介之人<sup>[16]</sup>，或谓无之，今乃信其真有耳。性有所不堪，真不可强，今空语同知有达人，而无所不堪，外不殊俗，而内不失正，与一世同其波流，而悔吝不生耳<sup>[17]</sup>。老子、庄周、吾之师也，亲居贱职<sup>[18]</sup>，柳下惠、东方朔<sup>[19]</sup>，达人也，安乎卑位，吾岂敢短之哉！又仲尼兼爱，不羞执鞭<sup>[20]</sup>，子文无欲卿相，而三登令尹<sup>[21]</sup>，是乃君子思济物之意也<sup>[22]</sup>。所谓达则兼善而不渝<sup>[23]</sup>，穷则自得而无闷<sup>[24]</sup>。以此观之，故尧舜之君世，许由之岩栖，子房之佐汉，接舆之行歌，其揆一也<sup>[25]</sup>。仰瞻数君，可谓能遂其志者也。故君子百行，殊涂而同致，循性而动，各附所安。故有处朝廷而不出，入山林而不反之论。且延陵高子臧之风，长卿慕相如之节<sup>[26]</sup>，志气所托，亦不可夺也。

吾每读尚子平、台孝威传<sup>[27]</sup>，慨然慕之，想其为人。加少孤露<sup>[28]</sup>，母兄见骄<sup>[29]</sup>，不涉经学，性复疏懒，筋弩肉缓<sup>[30]</sup>，

头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不大闷痒，不能沐也。每常小便，而忍不起，令胞中略转乃起耳<sup>[31]</sup>。又纵逸来久，情意傲散。简与礼相背，懒与慢相成，而为侪类见宽<sup>[32]</sup>，不攻其过。又读庄老，重增其放，故使荣进之心日颓，任实之情转笃。此犹禽鹿，少见驯育，则服从教制；长而见羁，则狂顾顿缨<sup>[33]</sup>，赴蹈汤火，虽饰以金镳<sup>[34]</sup>，饗以嘉肴，愈思长林，而志在丰草也。

阮嗣宗口不论人过<sup>[35]</sup>，吾每师之，而未能及。至性过人，与物无伤，唯饮酒过差耳<sup>[36]</sup>！至为礼法之士所绳<sup>[37]</sup>，疾之如仇，幸赖大将军保持之耳<sup>[38]</sup>。吾以不如嗣宗之贤，而有慢弛之阙；又不识人情，闇于机宜；无万石之慎<sup>[39]</sup>，而有好尽之累<sup>[40]</sup>。久与事接，疵衅日兴<sup>[41]</sup>，虽欲无患，其可得乎？

又人伦有礼，朝廷有法，自惟至熟<sup>[42]</sup>，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卧喜晚起，而当关呼之不置<sup>[43]</sup>，一不堪也。抱琴行吟，弋钓草野<sup>[44]</sup>，而吏卒守之，不得妄动，二不堪也。危坐一时<sup>[45]</sup>，痹不得摇<sup>[46]</sup>，性复多虱，把搔无已，而当裹以章服<sup>[47]</sup>，揖拜上官，三不堪也。素不便书，又不喜作书，而人间多事，堆案盈机<sup>[48]</sup>，不相酬答，则犯教伤义，欲自勉强，则不能之，四不堪也。不喜吊丧，而人道以此为重，已为未见恕者所怨，至欲见中伤者，虽瞿然自责<sup>[49]</sup>，然性不可化，欲降心顺俗<sup>[50]</sup>，则诡故不情<sup>[51]</sup>，亦终不能获无咎无誉，如此，五不堪也。不喜俗人，而当与之共事，或宾客盈坐，鸣声聒耳，嚣尘臭处，千变百伎<sup>[52]</sup>，在人目前，六不堪也。心不耐烦，而官事鞅掌<sup>[53]</sup>，万事缠其心，世故繁其虑，七不堪也。又每非汤、武而薄周、孔<sup>[54]</sup>，在人间不止此事，会显世教所不容<sup>[55]</sup>，此甚不可一也。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此甚不可二也。以促中小心之性<sup>[56]</sup>，统此九患，不有外难，当有内病，宁可久处人间邪？又闻道士遗言，饵术、黄精<sup>[57]</sup>，令人久寿，意甚信之。游山